

庸

言

庸言卷第六

審樂第六

審樂謂耳聽而心察之也人有血氣心知之性哀樂喜怒之情情感物而動於中則發而為聲聲成文而應於外則比而為音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歌奏相命舞以干羽樂之所由成也本諸虞書商頌周禮主大司樂而質以樂記則作樂崇德之理皆具於吾心而可審矣舜之命禹也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出納五言汝聽漢志在治忽作七始詠謂天地四時人之始古文策

籥蓋相近也橫渠謂五言為五德之言雖宮商角徵羽聲出於喉齒牙舌脣有君臣民事物之象而其德則為五常之行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知單出之聲也黃鍾天之始函鍾地之始太極人之始姑洗春之始蕤賓夏之始南呂秋之始應鍾冬之始雜比之音也聲比為音出於度數而禮義寓焉於聲音之高下驗禮義之得失覺其有失則抑揚以平之諧協以和之各得其理而反諸政治故宮音求之於君必和正其聖商音

求之於臣必和正其義至於角徵羽求之民事物者皆然夫天地之氣日與人接也入於耳者聲音既平且和與政事常相通則自然合天地而感人心凡一世之君臣民事物皆止其所安處善樂循理而天下和平矣樂之功化大矣哉

大司樂奏以六律左還為序斗建所在也歌以六同右還為序日躔所合也舞以六樂先後為序帝王曆數之相承也八音克諧萬舞有奕管協絃歌而已然合之中有分之之序焉以致鬼神示至以作動物者合也天神四望曰祀地示山川曰祭先

妣先祖曰享者分也樂以和禮和故百物不失以
其合禮以節樂節故祀天祭地以其分是乃陰陽
離合之道故郊通方望地竅山川似續妣祖皆九
變而終樂之和也其六變八變則禮之節也言鍾
及琴瑟則依於磬聲可知言管及鼓鼗則合止祝
敵可知以是主籥舞蓋聖人之德以文為至干戚
非備樂也漢文帝時得魏文侯樂工竇公年百餘
歲矣獻其所習即大司樂章也故郊祀之詩曰天
地並况九歌畢奏又曰函宮吐角激徵清發梁揚
羽申以商則合樂之聲也東京猶然張衡曰雷鼓

淵淵六變既畢冠華秉翟列舞八佾謂先舞干戚
後終羽籥九變也律曆志曰玉衡初建天之綱也
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
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
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其於周樂可見矣
不知者主於分樂而不合故魏王肅曰孔子云兆
囿立於南郊祭天而地配周官以六律五聲八音
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是謂六同一時皆作
六代舞獨分用之不厭人心晉武帝始用肅樂遂
混一天下後為荀勗所亂廂笛黃鍾用姑洗律以

君爲民遂召五胡之亂聲音之與政通者如此
作樂必先制器按律以孔竹吹律以調絃以律均聲
聲從器出鍾音之器也音樂之興也聲與器諧雜
比皆黃鍾之調然後成黃鍾之樂猶駕輿而行往
則必返也故典同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
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夫聲出
於律而形於鍾律始黃鍾九寸以該十一律九分
爲寸者爲三分損益而立爾其實八寸一分者管
之度也八十一絛者絃之數也半之倍之以至十
倍皆以律爾故樂書曰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球

瑟笙簫之長短多寡莫不准焉凡聲高聲低正聲
緩下聲肆之類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
弇之所由興皆視齊之輕重量之大小六分其銅
而錫居一減錫則清益鈆則濁律若無與於聲然
損益其齊量則本於律以所以謂之鍾律也師曠
以六律正樂器之五音正如巧匠以規矩成材木
之方圓豈有吹律於器外以和聲者乎蓋樂器重
者從輕細者從大大不踰宮細不踰羽細大之中
則角而已金聲重者也故尚羽絲聲輕者也故尚
宮土聲微暗故亦如之石輕於金而重於土絲

尚角匏竹無細大之從故利制而尚議革木無清濁之變故一聲而不易以八音所以直八卦而遂八風也雖鼓無當於五聲然五聲不得則不和故歌一句必三鼓宮羽角而舞應之冬至黃鍾之宮以角之羽羽之角聲應于大呂其律在前而氣仲夏至函鍾之宮以商之羽徵之角聲應于蕤賓其律在後而氣詘以九德之歌所由成也記曰聲相應故生變又曰節奏合以成文是故黃鍾之羽比於角也函鍾之徵流於商也大而九成小而五降莫不應而合焉聲應氣求自然而然故流而不息

合同而化豈非天地之和乎

禮運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
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參以秦漢
古書易其樂之原乎夫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
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
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宓戲作易紀陽
氣之初以為律法建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
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
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律娶妻
則林鍾代宮以變宮為角呂生子則太簇代宮以

變徵為角以謂正聲三調流轉用事宮倡商和則羽為徵角為商變宮大呂則南呂角也變徵夷則則姑洗角也五音還相為宮莫不有宮商角徵羽而九變成焉黃帝時鳳鳥至以孟秋之月庚申之日日在翼其鳴音中夷則取竹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吹曰含少其上變宮四十二分則無聲者也次制十二筩聽鳳凰雄鳴六為律雌鳴六為呂以比黃鍾之宮適含凡八寸一分還相為宮皆可以生之三寸九分清聲也八寸一分濁聲也故曰黃鍾之宮音之六

也清濁之表也又鑄十二鍾如律以和五音以
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
曰咸池以承雲門清角而流徵生焉清角流徵始
終乎黃鍾之宮而商羽藏諸用以其緩急作五聲
以正五鍾令各如五聲之色使之成文而不亂青
鍾曰大音赤鍾曰重心者春作夏長顯諸仁也黃
鍾曰洒光者宮居中而通明也景鍾曰昧其明黑
鍾曰隱其常者秋歛冬藏之象也知仁交際為陽
然羽比於角而羽竭所存者角耳禮義交際為陰
然微流於商而商分所存者微耳羽竭角存為微

之本商伏於羽文雖去而實存焉以出納五言之
所由起也至於律筭本自奇一函三奇三為乾其
用九三分損一則奇生偶偶一為二偶三為坤其
用六三分益一則偶生奇是謂造六虛以迎陰陽
作九九之數而天下化之始於黃鍾之初九終於
中呂之上六而律呂備矣斗日合辰建律運曆以
應六十日甲子中呂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
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
也大合樂羽角六變奏黃鍾避無射商聲徵商八
變奏太簇為無射之角九變則黃鍾歸夷則林鍾

歸夾鍾與球鍾合太簇歸無射南呂歸中呂與球
鍾同惟姑洗歸于黃鍾之宮以大合樂必以姑洗
之月也秋宮春律生氣行焉季秋大饗帝亦如之
至若變宮比於正音故為和變徵不比於正音故
為繆律位相衡其猶穆之對昭乎黃鍾羽角聲應
于大呂生自蕤賓太簇羽角聲應于夾鍾生自夷
則故曰陰陽清濁穆羽相和餘律皆如之是故登
歌圓鍾金鑄合夷則鳴球以象上帝之音而宮縣
擊石拊石依焉是謂集大成諸侯軒縣以下小成
之樂不敢用也故曰惟天子建中和之極無總條

貫金聲而玉振之帝出乎震夾鍾易名圜鍾為夷
則徵在下則仍其舊名為蕤賓羽合奏擊拊則圜
鍾夷則宮也聲應黃鍾為宮無射夾鍾徵也聲應
函鍾為徵中呂無射商也聲應太簇為商以天地
人之始也黃鍾以宮倡角羽並起則姑洗南呂合
秋為春聲應于大呂協姑洗慢角而為中呂清角
函鍾太簇宮徵相證以和之是為雲門宮角徵羽
始終皆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以商和角羽並
起則蕤賓應鍾合冬為夏聲應于夾鍾激蕤賓清
徵而為夾鍾流徵南呂姑洗宮徵相證以和之是

為咸池宮角徵羽始終皆太簇為徵應鍾為羽一成以至九成皆特鑪始之特磬終之其間五降之節皆編鍾始之編磬終之九成合生氣之和五節道五常之行所謂施英韶者也徵招角招至齊景公時音調猶存蔡氏清曰徵招內有宮商角徵羽角招內亦有宮商角徵羽抑亦知其聲相應而節奏合者邪

黃鍾之實其律九寸其數八十一以生十一律故謂之生鍾分凡立均出度皆該於其中蓋天道之行也一陰一陽故自一而二以下生地道之承也陰

為柔陽為剛故自二而四以上生其曰宮五者河
圖洛書皆以五居中自子一至辰五得宮之宮
林鍾之為徵宮五十四太簇之為商宮七十二
呂之為羽宮四十八五者皆會於辰而八十一分
之六十四姑洗之為角宮獨與宮合焉以樂紀宮
角必奏中聲以為節者與黃鍾倍其實以生林鍾
自一為二故曰丑三分二三分者三乎一者也又
自二而三之至亥得林鍾之實故曰以下生者倍
其實三其法寅之倍其八為卯十六以生南呂與
凡律下生呂者皆如之林鍾四其實以生太簇自

二為八故曰寅九分八九分者三乎三者也又自
八而三之至亥得太簇之實故曰以上生者四其
實三其法卯之四其十六為辰六十四以生姑洗
與凡呂上生律者皆如之律呂之數布十二辰呂
必自其衝與律比焉陰從陽妻從夫也在六陽辰
子為全律順間一位則寅九為寸數辰八十一為
分數午七百二十九為釐數申六千五百六十一
為毫數戌五萬九千四十九為絲數在六陰辰亥
為全實逆間一位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寸
法未二千一百八十七為分法巳二百四十三為

釐法卯二十七為毫法丑三為絲法皆用九數故
九絲為毫九毫為釐九釐為分九分為寸九寸為
黃鍾其實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以三約之
為絲者五萬九千四十九以二十七約之為毫者
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為釐者七
百二十九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約之為分者八十
一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為寸者九由是
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寸分釐毫絲皆如之凡五
聲之宮皆有九分之一至酉而得故曰上九商八
羽七角六宮五徵九宮筭至辰五聲之宮已備與

徵相合故云然也酉實南呂之本宮前五後五數
復如之樂變移宮換羽小大相成南呂以羽從宮
推十合一而爲九變會於辰位宮五則徵九在焉
豈非天地自然之數乎所上者用九而不用十去
前五後五之十而用徵九謂徵之羽也商八變羽
七變角六變皆以羽反于黃鍾之宮與律主數正
同故曰律以次生樂以次成凡律立均角羽並起
皆如之羽水調也天一生水人物之生皆始於水
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以樂之所以變也

子朱子曰自黃鍾至中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

屬陰一大陰陽也故呂在陽則下生律在陰則上
生月令列以物氣者也儀禮經傳鍾律篇蕤賓重
上生與律呂新書呂在陽地倍數相同又曰黃鍾
為陽大呂為陰太簇為陽夾鍾為陰姑洗為陽中
呂為陰又一小陰陽也故律為陽而下生呂為陰
而上生律書吹以考聲者也生鍾分蕤賓生大呂
半律夷則生夾鍾無射生中呂亦如之又曰半之
以律也倍之亦以律也予在京師太常典簿李文
察來受業制十二管吹之含少三寸九分與黃鍾
之管翕聲八寸一分雖清濁不同然殷殷隆隆舉

相似也天地之和應於聲律者如此豈非自然之數與故特舉子朱子三言以為律呂要法

大司樂奏子辰申之律歌丑酉巳之呂為陽紀奏寅午戌之律歌亥未卯之呂為陰紀納音之法如之故六呂為同三曰鍾三曰呂鍾與呂相間亦相對六呂之間復自有陰陽也丑酉巳曰大呂南呂中呂陰中之陽也呂助也能時出而助陽也故皆謂之呂亥未卯曰應鍾林鍾夾鍾陽中之陰也黃鍾者陽之所鍾也應鍾以陰應陽林鍾以陰函陽夾鍾以陰夾陽陰之所鍾也故皆謂之鍾

凡樂均律下生呂呂上生律正律也中呂一均呂反
下生律律反上生呂以所以為變也蓋中呂之實
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筭數不可
行當有以通之律當變者有六故置一而六三之
得七百二十九以為小分自此始有忽數七百二
十九者三忽也三分一為二百四十三乃一忽也
三分二為四百八十六乃二忽也一忽則有九初
二十七為一初一初則有九秒三為一秒皆可於
七百二十九內取之則三分之數無不均矣中呂
陰也下生含少陰道常乏而反饒林鍾變律下生

太簇變半南呂變律下生姑洗變半亦如之會少
陽也上生林鍾陽道常饒而反之太簇變半上生
南呂變律姑洗變半上生應鍾變律亦如之至于
應鍾以三分之又不可盡一筭數又不可行以變律
所以止於六也變律非正律故不為宮京房不知
其變止於六出於自然不可復加雖強加之亦無
所用乃別名中呂再生者以為執始轉生四十八
律其三分損益不盡之筭或棄或增破壞自然之
數已甚尚得謂之律乎宋何承天妄增中呂生黃
鍾之實以復本律之正出於私智非也錢樂之傳

增三百六十律當基之日其謬妄尤非也六變律視正律稍短然後聲音均調皆不以為宮止以為徵商羽角故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者固不易也

作樂必先立黃鍾之均者聲律所由生也聲自子半含少三十九分於午為變徵於丑為變宮於申為角於卯為羽於戌為商於巳為徵皆右行以應日全律在子為宮八十一分以未為徵以寅為商以酉為羽以辰為角以亥為變宮以午為變徵皆左行以應斗斗日相合歌奏相命而諸均以異調應

之故曰黃鍾大呂絃歌干揚童者舞之成均之法也子朱子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陰而不可用故其始為宮而上為商為角為變徵為徵為羽為變宮然後屬陽而皆以為宮之用焉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即黃鍾之宮也下自管之翕聲上至變宮有聲者為含少正在四十二分無聲者之下徵陽起接益陰昭乎象矣非聲氣之元乎太玄黃鍾七十八分聲生於日律生於辰張行成曰甲巳為徵合子午之數九乙庚為商合丑未八丙辛為羽合寅

中七丁壬為角合卯酉六戊癸為宮合辰戌五己亥別四而已自九至四半之三十九分倍之七十八分合有聲無聲與吹口三分則八十一分也凡宮律長而商角徵羽之律短則用全律正聲謂之太宮律短而商角徵羽之律長則用半律子聲謂之少黃帝內經曰太宮太商少宮少商之類是已聲律相乘究於六十三十六為陽二十四為陰以應六甲五子陽極于中呂生黃鍾為徵九甲子也聲應園鍾夷則而丙壬合焉以避庚子商聲林鍾乙未則為中呂商八以至太簇丙寅羽七南呂角

六姑洗宮五皆歸于夷則協慢角為清角也陰歷
于應鍾生蕤賓為徵九甲午也聲應太簇南呂而
丙壬合焉以避庚午商聲大呂乙丑為應鍾商八
以至無射宮五皆歸于太簇激清徵為流徵也對
待流行自巳亥左還而六十日應矣以二變而濟
九成歸于戊子黃鍾之宮則六十調中為八十四
聲其實十二管還相為宮耳夫何繁之有

律之出度也周制八寸十寸皆為尺猶壁羨以起度
也竹管自然圍徑三分則空圍九分以之出度
則八寸容秬黍八百八粒今周尺是也加二寸則

尺有二寸車工用之毫釐少謬則不利載所謂尺
二之軌天下皆同是也汲冢玉律正同此尺觀其
不為孔則候氣而氣已應累黍而黍已合亦可見
矣劉歆以黃鍾之長為九十分者蓋因漢曆而誤
洛下閎起曆之法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
日之分也八十一寸乃八百一十分以千二百黍
納之龠中不挫自滿以之出度則十寸比周尺加
二寸者多一寸五分八釐今景表尺是也故蔡氏
新書以曆之積八百一十分者分作九方分用圓
田術以開方法除之得三分四釐六毫強為實徑

之數是以圓為方也。彭氏因謂黃鍾律管有從長有面幕有空圍有周有徑有積實紛紛多術務以合乎積八百一十分而後已。殊不知曆家倚數立法以龠積起日分與管不同。非律起於曆也以八寸一分之管而體又圓虛不方安能容千二百黍。故徑三分必加四釐六毫強以方積。美爾蔡邕銅龠銘曰龠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即此法也。空圍九分乃筭家內周豈空中容九方分哉。律以出度乃圓管生方龠非方龠能轉生律也。以律起曆既曰積八十一寸為一日。

之分矣又曰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謂終天數八十一終地數九十合為百七十分即九章歲數也乃九黃鍾之九以十乘之積八百一十分為日法應曆一統六林鍾之六以十乘之積三百六十分當基之日八太簇之八以十乘之積六百四十分應卦之氣既以八十一寸為日法矣又以應曆一統則其倚數立法明甚黃鍾之管本非九十分則亦無八百一十分之積矣世乃執方龠為圓管反以曆起律何哉胡銓著審律論曰黃鍾之實八十一以為宮而以

九為法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與八十一雖多
少不同而其實一也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與九雖
多少不同而其實一也黃鍾既曰積八百一十分
矣然以林鍾之實五百四十而乃以為三百六十
分太簇之實七百二十而乃以為六百四十分各
以其長自乘則非矣豈非為曆法所誤哉子朱子
論樂首出二尺曰短者周尺長者景表尺十二律
皆在只起黃鍾之宮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尺不定
也韓氏邦奇謂車工之尺為是然則復奚以候氣
累黍為哉

周尺所以可信者近取諸身人手卻一寸動脉謂之寸口校以中指屈而視其中節內文之兩端恰一寸從手魚際至關前亦如之人有肥瘠寸無不同者此自然之度也景表尺則不然若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長或極其短或纖微差等以二尺為準竢其氣應則用之夫氣無微不入者也豈其拘拘在一隅邪所埋之地沙石下阻蟲鼠弗除則氣奚從應邪韓邦奇曰必也洛陽乎天地之中陰陽之會也率天下之為樂者而路焉則律何時而成邪故樂者天地之氣也取諸身而已矣然十

月應鍾律距地面四寸六分有奇十一月黃鍾律
九寸長短不接陽氣有升無降將何所歸乎陳賜
樂書取淮南子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舍少三
十九分太素之元也冬至微陽初復盡五聲而六
變右行於亥音比應鍾四十二陽氣漸升則八十
一之數立矣是為黃鍾小素之首徧十二辰與應
鍾相循環夏至陰生盡七音而八變左行於丑音
比大呂七十六陽氣漸降則三十九之數復矣合
樂亦如之太初曆候黃帝合而不死之法順夏至
以應冬至則黃鍾之均得而蕤賓之律應所謂陰

陽清濁穆羽相和者也若如劉歆候氣則律呂之數往而不返陽升不降貞下無復起元矣

王禕氏曰古玉律長一尺八寸其內當中有隔隔有小竅以通氣隔上九寸其空均直徑三分以應黃鍾之數隔下九寸迤邐至管底以聚其氣而上之迎微陽也是則候之而氣應無孔者也蔡元定制小竹管為律吹之未諧子朱子教以依律孔竹吹之乃諧是吹之而聲和有孔者也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晉列和謂無一管自為一聲之理故金石必編縣絲竹必攢聚然後三調各有音

陰陽各有紀百度得數而有常矣故曰紀之以三
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今紛紛爭校而累
方圓以候氣即欲吹以攻聲徒索諸渺茫而已

六樂者黃帝命大容作雲門清角為陽樂伶倫作咸
池流徵為陰樂六英九韶興矣帝顓頊命飛龍合
之為承雲帝嚳因之帝堯命質脩之為大章帝舜
命禹臯陶聽音律出納五言以六府三事為招本
九功叙焉九歌勸焉楚辭淮南子皆曰咸池承雲
九韶有虞氏之樂也是則清角流徵始終乎黃鍾
之宮凡樂之所必有者五帝不相沿樂特名物度

數隨時損益而已大禹以萬人治水始舞干羽于
兩階為萬舞皋陶作為夏箴九成韓嬰曰韶有干
戚非正樂也自禹始也以大夏所以為文武之中
者與成湯脩九韶擊玉磬故頌曰鼗鼓淵淵嘒嘒
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庸鼓有數萬舞有奕蓋
禮九獻樂九成夏殷所同也周文王作樂于辟廱
奏以賁鏞歌以矇瞍蓋諸侯軒縣之樂爾武王克
殷為天子始作武宿夜之舞其樂遲久六成仍奏
文王象舞夏箴序興而九成周公輔成王乃告成
大武命之曰勺以合燕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三

終故用象箛南籥頌合大雅亂以二南為樂之末
章故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勺者酌也能酌先
祖之道以養天下也奏勺則武舞干戈象舞羽籥
與夏殷異故曰武象起而韶箴廢矣若大合六樂
則韶箴仍存舞籥韶則雲咸在其中魯用天子禮
樂季札觀樂於魯自周而夏殷始及於韶者韶箴
以九終故也

凡大合樂天子必帥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親往視
之者合其數則含少也元士執事其間則八十一
全律之數也黃帝以雲紀官人與天調故作雲和

琴瑟以黃鍾為宮下管以笙為主第一管為圓鍾而羽管黃鍾最長是謂孤竹之管取其獨一而大也導舞以雷鼓面廣九尺雷鼗面廣九寸其聲皆在八十一數之中人合天也帝顓頊實處空桑乃登為帝舞咸池承雲以祭上帝故作空桑琴瑟以太簇為宮應函鍾之徵而笙管姑洗以羽從宮是謂孫竹之管取其自子而孫也導舞以靈鼓面廣六尺靈鼗面廣六寸其聲皆在五十四數之中地承天也帝堯脩雲門大卷命之曰大章亦所以合咸池也大韶興於禹鑿龍門通滂水地平天成乃

作龍門琴瑟以姑洗為宮而應黃鍾為角笙管南
呂以羽從宮是謂陰竹之管取其自北而南也導
舞以路鼓面廣七尺五寸路鼓面廣七寸五分其
聲皆在六十八數之中天合人也合三中琴角絃
皆無二律而韶箛十六管其十二管者律呂之正
聲也其四管者黃鍾至夾鍾四清聲也瑟之十六
絃笙之十六簧應之五聲欲其成文不亂又用頌
琴十三絃頌瑟二十五絃和笙十三簧所以依五
聲而合宮縣也武音則有七律巢笙十九管其十
二管亦律呂之正聲九管則黃鍾至蕤賓七清聲

也雅瑟二十三絃其用者十九象劓南籥應焉故
六律六同以相對為列而其音謂之六英韶以相
繼為義而其變謂之九成九為圓而參天六為方
而兩地九招六列六英樂之所必有者也服虔曰
姑洗南呂以南為南風無射夾鍾以北為北風故
雲門咸池合於九韶大夏大濩合於大武而歌奏
則陰陽二紀唱和相命也觀於分樂而序之則可
見矣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分干羽為六列行
其綴兆要其節奏則進旅退旅莫不得齊焉以所
以為樂中之禮也與

連球在上清明象天樂之聲也宮縣在下廣大象地
樂之體也應鍾穆羽聲應黃鍾中呂如之終始象
四時樂之序也金以起調玉以畢曲五降如之周
還象風雨樂之節也故樂以合為本以反為文雲
門六變咸池八變各有宮角徵羽然聲相應而節
奏合則大韶九變陽樂反於奏黃鍾歌大呂雲門
收聲陰樂反於奏太簇歌應鍾咸池收聲始終條
理一黃鍾而已渾然敦化之中粲然川流者在焉
其即易之太極儀象矣乎是故殷薦之上帝以祀
祖考潘柄以為樂皆九變是也文中子曰祀者

神道祭者察物類饗者懷精氣聖人以以接三才之奧得其義矣世誤分之漢人聲類相避唐人轉為變數宋人各為始終見於註疏史志者可考也然猶信之也元人吳澄乃謂大司樂之文不惟不經亦自背矣既曰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矣而五聲止用其四八音止用其三何以成樂殊不知歌奏相合則五聲皆在管協琴瑟則八音克諧澄豈知樂者哉夫樂得其反則安未有往而不反者劉歆倡陽升不降之說則不以反為文矣為王莽作新樂獻於明堂太廟或聞其聲曰厲而哀非興

國之聲也後果敗滅自是作樂者混亂黃鍾之宮
荀勗以姑洗為黃鍾劉芳以夷則為黃鍾萬寶常
以南呂為黃鍾王朴以夾鍾為黃鍾於是古樂遂
弛而不可復矣故吾著樂典惟主大司樂而參以
聖經觀諸豫之象則雷出地奮即合樂之律自下
而上可知矣觀諸夔之言則琴瑟下管即雲和孤
竹之屬可知矣觀諸商頌依我磬聲則擊石拊石
合於鳴球可知矣觀諸春秋萬入去籥則萬舞干
戚本合英韶可知矣凡此皆成均之法也孰謂其
不見於經而遂以吳澄為然哉故考樂必遵聖經

以折殺亂則名物度數皆出於義理未有舍此而
能直以臆斷之者也

韶樂興於禹臯陶而夔典之非一夔所能作也舜之
教胄子特數語爾而萬世立樂之方不能外焉所
謂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者也音者人聲清濁
高下之變比樂器而成陳澧專言詩詞誤矣記曰
御替幾聲之上下歌聲必諧鍾而起者主中音也
蓋政有治忽故民有憂樂民有憂樂故聲有上下
哀心感而嘒殺憂聲之上者也怒心感而粗厲則
下矣喜心感而發散樂聲之上者也愛心感而和

柔則下矣樂心感而嘽緩宮以平之敬心感而直
直用以中之鍾聲諧焉不高而硯不下而肆惟正
而緩優柔以合平中使欣喜歡愛不至太過哀聲
厲氣無自而入則肅雍和鳴矣以大聖作樂所以
敦樂而無憂也聞之者能敬以和則直而溫寬而
栗既敬以和躁心釋而欲心消則剛而無靈簡而
無傲以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左宮商右徵羽
角所以為中聲也出納五言絃不過五而十二律
呂循絃益徽還相為宮非繁文簡節之音與故孔
子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

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城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暴厲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以南風之義也周人增少宮少商二絃則七律具矣以祀以祭以享分合三才故雲和之角蕤姑洗中呂空桑之角蕤蕤賓林鍾龍門之角蕤夷則南呂器數雖益而姑洗南呂以南為南風其音均猶訟舜也子朱子得慢角清角調法於吳元士因著琴律說而推廣之其義理明矣吾著樂均據以為准焉

五聲相生之序大小之倫商恒先角是春後於秋也
聖王作樂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必使角徵生
宮以勝水德而商羽藏諸用隋志曰鼓琴吹笛之
人皆言三調其來遠矣豈非自黃帝正五聲而已
然邪荀勗作十二笛各有正宮下徵清角三調七
音共二十一變體中翕聲宮角混亂嘗製此笛自
商孔吹之聲不平和必均七音於含少三十九分
之中開竅徑三分吹之聲乃平和程子曰八十四
聲清者極吹盡清濁者極吹盡濁就其中以中聲
上生下生此要法也宮羽之中聲為角商羽之中

聲為徵統之以宮其調為三蓋角始於慢然後清
以上祀天故雲門圓鍾為宮而曰乃奏黃鍾者羽
以角應也歌大呂亦如之徵始於清然後流以下
祭地故咸池函鍾為宮而曰乃奏太簇者角以徵
應也歌應鍾亦如之兩者交通成和然後高不至
於噍殺下不過於啞緩優柔平中以享人故大韶
黃鍾為宮而曰乃奏姑洗者宮羽之中聲慢角也
歌南呂則大呂之清角與大蕤夷則之羽合矣大
夏干羽合舞而曰乃奏蕤賓者商羽之中聲清徵
也歌函鍾則應鍾之流徵與大武夾鍾之徵合矣

角羽並起宮徵相證姑洗本黃鍾之角變為商呂
之徵反商下徵每各異善商呂本黃鍾之羽變為
下徵之商是謂咸池承雲九變則慢角與清角歸
雲門黃鍾為宮大呂為角清徵與流徵歸咸池太
簇為徵應鍾為羽故曰樂究於九則反而為一由
是觀之黃鍾元聲也宮統角徵則中聲也吳澄曰
黃者中也黃鍾之聲中聲也其聲比十一鍾為九
下而曰中聲何也但以樂所有之聲而校則黃鍾
之聲最下通以樂所無之聲而論則黃鍾之聲正
當高下之中也聲下者濁聲高者清樂將陽也貴

輕清賤重濁惟黃鍾為中聲截自中聲以上輕清者用之其中聲以下重濁者不用也其言本於剛歆與明道異矣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未有外於黃鍾所生者又安得通以樂所無之聲而論哉

樂記言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而曰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何哉蓋合者樂合之也生氣謂造化發育本自和也運行或乖調之以樂乃大師所合陰陽之聲也道者樂導之也

五常謂知仁禮義聖之德本善行也感應或偏導之以樂乃小師所辨聲音之節也姑洗南呂以南作長之氣曄緩矣得諧易則不歸於北無射夾鍾以北欽藏之氣急微矣得曄緩則常流於南氣隨聲而成象使其陽之動不散於直遂陰之靜不密於翕聚所以和天地之氣也知仁交際而清角以莊正制猛奮則武舞駟伐為盛威禮義交際而流歆以順動清徵或則文舞羽籥為得遜性隨氣而或質使其剛氣不粗厲而於柔氣不流辟而攝所以平天下之情也天地之陰陽不乖人心之剛柔

不偏四者各得其中而和暢焉則細縕於天地之中者交於人心流動於人心之中者交於天地元聲合元氣中聲合中氣發形於外而始終條理自不可已於是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倫也舊說謂天地人心各自交於其中則非感而大和矣由中出者不統於同則聲不諧器安能免滯澁之音乎

樂有本有文文盡美本盡善惟大韶不可尚已禹言九德招之本也夔言九成韶之文也堂上之樂以歌為主去鍾敔箛以明至德或戛或擊以鳴玉球

或搏或拊以鼓琴瑟以登歌人聲為先是時享
禮初行祖考來格帝堯之後為虞賓者在助祭位
群后以初就位皆德讓焉樂聲依詠球瑟從之以
九為節是九德之歌也堂下之樂以管為主鼗鼓
導舞每一成必合止祝歌而笙鏞間作與歌聲合
亦以九為節是九韶之舞也管絃相合以成雖有
上下之別合而名之則總名簫韶鳴球特縣也韶
削十六管金石編縣如之故間合成曲奏之以鍾
其律用羽節之以石其律用角而統於琴瑟之宮
以簫齊其聲必與玉球詘然者相應則中聲之所

止也黃鍾宣養六氣九德故為九成始終五絃之
琴為南風之調奏姑洗歌南呂而黃鍾大呂應之
則羽角以相生太簇應鍾應之則商徵以相制羽
角相生則知仁交際而萬化出於人聲則呼動腎
與肝自水而木天數也自冬至而發春是以謂
之陽也黃鍾之羽一變姑洗為中聲六變圜鍾九
變歸于黃鍾之宮南呂之羽一變大呂以應南呂
六變黃鍾為角八變太簇為角九變而歸于南呂
之角然姑洗角聲之始也自姑洗之羽與其羽無
射一變中呂以應夷則六變姑洗為羽九變復歸

于姑洗之羽而黃鍾大呂收聲矣徵商相制則禮
義交際而萬化入於人聲則吸動心與肺自火而
金地數也自夏日至而成秋是故謂之陰也太簇
之羽一變蕤賓為中聲八變函鍾九變歸于函鍾
之徵應鍾之羽一變夾鍾以應夷則六變太簇為
徵八變姑洗為徵九變而歸于太簇之羽然函鍾
徵聲之始也自函鍾之羽與其羽大呂一變夷則
以應應鍾八變南呂為羽九變復歸于函鍾之羽
而太簇應鍾收聲矣宮調以侶之商調以和之故
用宮逐羽而清角生焉本於黃帝雲門其聲如天

之無不博象德之升也引商刻羽而流徵生焉本
於黃帝咸池其聲如地之無不載象澤之降也故
陽紀聲皆羽比於角陰紀聲皆徵流於商羽徵水
火也商角金木也變宮變徵土穀也五行之氣形
為六府因天施以正民德因地化以利民用因人
事以厚民生而三事和焉樂其樂者沐化述情故
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然君聲往而不反臣聲離
而不合豈人情哉故宮主角商主徵九變則君回
宮臣合君矣舜以地平天成歸功於禹禹乃尊黃
鍾以主韶而和以太簇豈非君臣揖讓之德與夫

九官命益為虞治至於鳥獸草木而有禮以節文之則恩及動植矣政道成而後作樂以所以命夔典樂也德既格于上下以暨動植而韶樂舜和又感動之是以其應敏速鳥獸蹢躅然而來固不待九至於鳳凰來儀則非九奏不足以致之蓋咸池承雲而為韶則坤道承天而有物象形而流於聲故能爾與其既也夔嘆美之曰予惟知擊拊而已百獸自舞庶尹自諧則非予之所能知也是必有妙於聲音之間者矣蓋推本舜禹之德非徒以聲容為也千載而下季札觀韶於魯孔子聞韶於齊

其奏者固非襲也而感之之深則聲均存也是故
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

宮縣金奏晉鼓居中左鞀右應縣於四隅乾維合應
鍾黃鍾大呂之聲艮維合太簇夾鍾姑洗之聲巽
維合中呂蕤賓林鍾之聲坤維合夷則南呂無射
之聲大鏞特磬各當十二辰正位以應律節調而
鐃鐃鏡鐸各二皆左右南陳甲丙庚壬設編鍾以
應羽乙丁辛癸布編磬以應角復建鼓設展詩會
舞三鼓而句終五節而調成左枳右圉而簫管以
齊十六聲焉有替之詩始作樂合乎祖而終之曰

既備乃奏簫管具舉謂此也舞位兩階文武綴兆
各有四表舞者聽鼓應歌而動堂上縣一鍾一磬
而尚拊編縣之應鍾球也十二律聲各有太少黃
鍾宮于北蕤賓宮于南夾鍾宮于東夷則宮于西
應登歌也文舞羽角武舞徵商節奏合以成文歌
者歌以而已舞者舞以而已是故圓鍾為宮乃帝
出之方雷奮之地鈞天之野斗日之繫房心明堂
之氣旦夜昏明之交也左三律冬至之聲黃鍾
為宮羽角前應于大呂乾維應鍾朔鼓動而坤維
應之右三律夏至之聲函鍾為宮徵商後應于

蕤賓巽維中呂鞀鼓動而艮維應之王與賓尸出
入九夏之奏者此也及大合樂既歌則鼓其羽籥
之舞圜鍾以起黃鍾而羽七合角六于三呂以倡
流徵而姑洗角羽變入地宮以降天神所謂若樂
六變者也無射以起函鍾而徵九合商八于三鍾
以和清角而函鍾角羽變入天宮以出地示所謂
若樂八變者也黃鍾至姑洗宮五合函鍾徵九黃
鍾之宮歸夷則夷則歸姑洗姑洗復歸黃鍾為宮
大呂之角歸南呂南呂歸中呂中呂復歸大呂為
角是為清角始終函鍾之徵歸無射無射歸蕤賓

蕤賓復歸太簇為徵太簇之羽歸函鍾函鍾歸夾
鍾夾鍾復歸應鍾為羽是為流徵始終所謂若樂
九變者也管協琴瑟與鼓鼗雖分為三然要其節
奏則貫而為一其三才合一之道乎不言七變則
蕤賓與黃鍾之交耳大武六成惟聽金奏之鼓和
以金鐸節以金鐃止以金鐃通以金鐸是故君子
聽鼙鼓之聲則思將帥之臣也六變既畢虎賁之
士易服秉翟以合九成故箛師東西各二人教國
子舞羽吹箛佾長各十六人夏箛象削編懸合應
所謂鍾石殷殷羽箛鳴者也專奏象武及勺則用

象簡南籥而已於旅而語且道古其牧野之語乎
故成均之教有樂德必有樂語語以成之正欲使
衆聞其義爾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天子冕而摠干
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奏於宗廟以樂皇尸亦如之
大武告成功大治辯必脩文德否則非備樂矣故
孔子告賓牟賈以合樂終焉

文舞所以別於武者播鼗而鼓從之擊祝而敔止之
吹壎而箎應之一均節奏成焉德音尚質其音寓
於器有以六者故記以為德音之音然葦木一聲
固云質矣土音聞微借箎明亮以發之雖若伯仲

然皆無餘韻故亦以質言也大壎有二聲合黃鍾
慢角大呂清角小壎亦二聲合太簇清徵夾鍾流
徵蕤四如之七音九變而南風之調備矣奏者皆
之始節者音之終金春玉應隨六者之音而作止
焉故曰樂貴和而尚質所以防隆滯而節喜盛也
問登歌四琴四瑟一倡三嘆而後可以配下管之一
聲蓋絃音微故尚宮竹音大故尚羽以合鍾然大
司樂琴瑟與管各三者何也曰詩云鼓瑟吹笙吹
笙鼓簧又云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可見管協琴
瑟依於磬聲以爲節則上下音韻同矣笙之大者

為竿三十六簧十二律各有大小中三聲離徽大
瑟三十六絃亦如之和笙十三簧大琴十三絃為
五降之節以應三聲宮羽角也如以則琴瑟與笙
皆四矣三中琴皆七絃而雲和雅瑟二十三絃用
者十九巢笙二十三管而簧亦十九空桑頌瑟二
十五絃與大竿合龍門小瑟十六絃小竿十六簧
與韶簫合諧南風之調則三中琴也中琴主君徽
與瑟相經緯左三右三各過一徽為五降其應也
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清角在十徽慢角
在十一徽餘可推也小瑟第四絃為圓鍾必先調

之與宮相和奏黃鍾則虛大絃而第二絃為宮以
次取五聲歌大呂故也其應也一必於六二必於
七三必於八四必於九五必於十豈非天地生成
之數與聲太高必緩四絃則圓鍾以宮倡聲太下
必急六絃則中呂以商和恒上下四絃之柱以合
中琴而餘瑟皆應以簫韶九成之要法也陸象山
曰黃鍾大呂施宣于內能生之物莫不萌芽奏以
太簇助以夾鍾則雖瓦石所壓重屋所蔽猶將必
達以夾鍾之所以象天而稱圓者乎

問周景王鑄無射為之大林宋李照去四清聲為仁

宗鑄鍾二君皆以心疾崩是聲不貴大也後周鄭
譯獻十二笙管皆十六應鍾聲益小隋萬寶常以
南呂倍律尺製黃鍾文帝行之自是羽聲往而不
反是聲不貴小也如何則可曰小大相成終始相
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紀宮角奏中聲以為
節也詩者樂之本聲者樂之用使其聲足樂而不
流可無節哉其始起律也一而三之及樂成而奏
也移宮換羽而主中聲焉金尚羽則計自倍半石
尚角則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統於琴瑟之宮十
倍其律故詩為中聲所止者依玉磬也樂必立均

均者適也太鉅則志蕩太小則志隘太清則志危
太濁則志下皆非適也入於耳感於心心平德和
其必倡和清濁而適中乎陳暘曰四清二變樂之
蠹也笙簫壎箎皆十二是師鄭譯李照而不知其
非也子朱子曰四清聲避陵犯也去之則臣民陵
其君矣變宮變徵乃六變七變得之者宮倡商和
則五均具而九變成豈可去哉去之則樂均遠而
遂成滌濫之音作矣若揚者真耳學之士哉

問樂和民聲又云樂由天作何也曰天之聰明明畏
因民者也出納五言歌之奏之則天之無聲因民

有聲矣惟天兼地惟人合天是故報氣以臭神本
昭乎天也報魄以味鬼本歸于地也報賓以大饗
尚腥人本天地之精氣也禮得其報皆由樂以和
之周還進退從容不迫則樂不厭矣圜鍾起羽角
六變反于圜鍾函鍾起徵商八變反于函鍾黃鍾
起宮九變反于黃鍾樂得其反皆由禮以節之優
柔平中曲終告闕則安所止矣故禮節民心則樂
和民聲樂由天作則禮以地制禮之報樂之反其
義一也禮樂相資合敬同愛其要道也夫

問傳云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

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
高下周疏以相濟也前九者盡樂之大綱後十者
備樂之要用作樂必本諸此然後無所違聽樂必
達諸此然後無不通要用惟適中而已矣大綱未
之聞也曰樂生於無形而成於有形者也以聲召
氣氣判成體而類從焉類聚成物而聲生焉聲比
於律而音出焉音協於風而歌成焉聲物類體本
一氣者也歌風音律奉五聲者也審一以定和則
情不可變比物以飾節則變皆可知其文足論而
音有倫者邪是故樂義九篇備之矣

問燕樂登歌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蔡元定謂二十八調譜以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何與曰楚詞四上競氣極聲變已有之矣今俗樂本十六調宮羽倡則商羽和餘乃唐所增也詞曲各陳其情唱之則有抑揚即詩言志歌永言也和以樂器依歌聲清濁高下以律齊之如作宮調則衆音皆以合為節徵調以尺亦然即聲依永律和聲也但俗樂絃竹間促而聲高聽者情躁而心邪古樂金聲圭振間遼而聲緩聽者平和而善心生雖不同而實相近故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庸言卷第六